



CHONGBAN



中国文学新力量
海外华文女作家

NVRENHUA

重瓣女人花

曾晓文 作品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重瓣女人花

曾晓文 作品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瓣女人花 / (加) 曾晓文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1

(中国文学新力量·海外华文女作家)

ISBN 978-7-5513-1052-9

I. ①重… II. ①曾…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3758号

重瓣女人花

CHONGBAN NVRENHUA

作 者	曾晓文
责任编辑	耿 英 康雅琼
整体设计	戈 舟 前程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40千字
印 张	5.75
插 页	4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052-9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她们”的风景

何向阳

海外华文女作家，一直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支劲旅。她们的文学实绩有目共睹，并已然完成了代际的承递，对于这一点，文学史自会忠实记载，无须我在此一一列举。而收入这套丛书的作者，只是无数有成就的“她们”中的五位。五位作家虽分布于北美或欧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领略与生身的中国有差异的文化背景，并在文化的差异中以智慧感悟着文化的融合与进步，且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之，表达之。她们一方面在国外营造和寻找事业与生活的新的基点，一方面一直在语言的深层创造上保留着对于华语文学传统的深度认同。当然这认同已然不是封闭僵硬的，而是融汇了不同文化之后创造出的新质地的华文文学。

有一种说法，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成熟作品大都写于中年之后，原因在于生存的问题一一解决之后，对于精神的思索开始提上日程，并随着经历的丰富而渐入佳境。而回望个体生命的过程，同时更是用写作这种方式建立与祖国家园的精神联系的过程。所以这套

“文丛”所收的海外女作家虽在文学上的起步有的并不算早，而大多在年龄上也不再年轻，其中有的是早年在国内发表作品很多，时隔多年才又重拾创作。看似应可纳入文学新力量的行列，其实这是符合写作金律的。这里的“新”，不过是对一种力量的确认。实际上，海外女作家近年的文学表现岂止不俗，她们对于人、人生与人性的沉思不仅深入，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国内女作家观察与写作的独特的角度，这种不同经验与艺术的补充，对于文学的整体创造而言，弥足珍贵。

五位女作家虽居地各不同，但收入“文丛”的这些中短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点，也是她们的写作所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大多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在海外的生活、工作、心理、情感（周洁茹除外）。她们的作品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温婉，而在女性视角之上的眼界之开阔，使得作品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与碰撞中，在对于不同文化的观察与体悟上，显出一定的优势。

比如，陈谦近年的作品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在她的叙事呈现出的细致温婉的风貌，更在其作品中深蕴的生命体验与人性思考。而《繁枝》《莲露》等对于女性内心的开掘与探索，极其深入，而且创造了我称之为“繁枝体”的叙事方式，艺术上的层层脱剥，使得被岁月层层包裹的内心一点点地袒露明亮起来。她的两部作品均进入我的年度中篇作品综述，打动我的不仅是其对故国家园往事细致耐心的打捞和梳理，对人性中最幽微最真实的反映与讲述，更是她对于女性命运洞若观火且又悲悯有加关注与体恤。

方丽娜对于女性的关切，多集中在对于跨国婚恋中的女性的情感成长与人格历练的探索上，其《处女的冬季》探讨置身于两种不同文化中女性的疑惑与迷茫。讲述生机勃勃又嗓门亮丽，其语风泼辣，每每切中要害。在旖旎迷人的风景、引人入胜的故事里传达出



富有趣味的人生主旨，在看似悲伤的结局中见出人间的温暖和坚定的希望。作品传达出的令人欣喜的强劲力量不仅使之在短时间完成了从非虚构文学到虚构文学的华丽转身，而且也一直是这位一手散文一手小说的作家追求的艺术之境。

王芫的作品看似中规中矩，略显坚硬与冷静。比如《路线图》，于平稳的叙述中呈现出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三代女性的成长，母亲的迁就与无奈，做女儿的坚忍与脆弱，自己女儿的单纯与刚强，都于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一一呈现。作品在描写女性或可于不同人生阶段所具有的核心性格与品格的同时，也流露出作家身为女性的温情和仁慈。其作品中对于“来路”的人生瞭望引人深思，在真诚中显现出的宽厚而稳定的底色，或来源于她在国内早就开始的文学历练。与王芫近年的一再“出走”不同，周洁茹走的是一条“回归”之路，她的这些小说没有将笔力放在书写海外生活上面，而是将触角探向小城人物的内心哀伤。《到香港去》，在她倾心于一个个“点”的“地理”叙述中，过往故乡的细碎与迷惘，都市格子楼的拥挤与窘迫，生活的无情挤压与撕裂，生存的伤痛、无奈与不甘，在她日常琐碎的书写与才情出众的文笔下，营造出特异的语境，散发出别样的魅力。两位女作家的写作“路线”虽有不同，但使这些似乎无法言说的平凡之事跳动着的疼痛感觉，都显现出她们不凡的文字之功。

最后我们说说曾晓文，这是一个作品中更多一些母性的温厚与女性的耐心，并无强化女性对于情感过多依赖的作家。她的眼光更为开阔的部分，使得她的叙述节奏获得了难得的速度，而在小说结构上的用心也见出某种艺术追求的成熟。比如《重瓣女人花》，写不孕女性的婚恋、心理与命运，开端则从案件入手，颇有个性。而这部小说娓娓道来式的“重瓣”结构也颇可圈可点，她甚至将海外

男性的心理变化也放在这次开放的“重瓣”结构中加以剖析解读，叙述人的冷峻让人注目。这是一位关注点从女性出发而更致力于社会文化与心理层面的作家，由此她探索的更广阔的界面，往往盛得下更悲悯的情怀，其延展到女性领域之外的诸多思考，也同时表达了海外当代女作家对于人与自我探索的同时对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而这一点或可视为女性作家越过自身性别关心之外创作的一种进步。

祝贺她们，同时也祝贺那些不断加入进来的新人。正是她们，跨越不同文化背景、解说不同文化内涵的写作，在这个文化不断融合而写作又需保持独特性的时代，成就了文学的新的力量，同时也带来了文学的新的风景。

我相信，这风景才刚刚展开，而由“她们”带来的更美的景色还深藏在她们未来持续的强有力的写作之中。

为此，我们充满期待。

2016年10月6日 北京

（何向阳，女，诗人，学者。出版诗集《青衿》《刹那》，散文集《思远道》，长篇散文《自巴颜喀拉》《镜中水未逝》，理论集《夏娃备案》《立虹为记》《彼黍》，专著《人格论》等。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目 录

1/遣送

45/重瓣女人花

119/无人倾听

135/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

163/微情

177/后记 因为渴望，所以绽放



遣送

—

铁门，被得克萨斯的阳光一天天剥蚀，最表面的褐色油漆皴裂，尴尬地露出下面一层斑驳的乳白，像一块被压扁的树皮。

太阳城监狱该给门刷新漆了，本杰明想，监禁近千名移民囚犯，每年从联邦政府拿到三千万美元拨款，刷油漆的钱还出得起吧？这副破败的样子真让人 Depressing（郁闷）！

在过去的十年里，本杰明跨进这扇铁门很多次，随意得如同步入“麦当劳”快餐店。出示移民警察证，交送、提押、遣送囚犯，他对这套程序熟稔于心，甚至重复得机械。有些墨西哥非法移民几进几出美国，成了他的老熟人。他们不止一次对本杰明说，一百多年前，在美墨战争中，美国人打了胜仗，墨西哥把三分之一的土地划给美国，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科罗拉多、怀俄明、犹他、亚利桑那，还有新墨西哥。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发现自己睡在了美国的土地上。那时边境越过了墨西哥人，现在

墨西哥人越过了边境，这是历史的游戏。历史，对于本杰明，像老祖母遗留下来的宽肥睡袍，能有多少美感呢？而日复一日，把偷渡的墨西哥人群羊一般地赶出美国，他们又群羊一般肆无忌惮地拥回来，本杰明打的似乎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

“战役的意义是战役，就像人生的意义是人生。”这话是他的顶头上司查尔斯说的。

监狱的门，对于囚犯，意味着监禁，而本杰明拥有自由，因此每次跨入，总是优越感十足地把腰板挺得笔直。这一天他却有些萎靡。制服把身体裹得越来越紧，脊背上已密密地排满了汗，他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

早晨在家门口，他发动了汽车，又踌躇起来，随后熄了火，回到房间里换上了这套簇新的丛林绿制服。他从镜中端详自己，竟捕捉到了神情中青涩的局促，中学生初次约会女孩式的局促。他有些恼，想立即脱下新制服，但最终手软，因为确认自己看上去比平素英俊了几分。

他即将提押的囚犯，不是彪悍吵嚷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而是一位名叫茵的中国女子。

茵告诉过他，“茵”是 Water lily（荷花）的意思，那越是开在污水里越美丽的花。

去年夏天，有一次本杰明和母亲索尼娅，还有茵共进晚餐。茵在一张餐巾纸上，用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名字。他注意到，茵有一双可人的小手。她一笔一画地，竟画出了一朵花，让他直看得头晕。写“茵”字显然比拼写 Water lily 困难得多。中国人怎么发明出这么复杂的文字？岂止文字，中国人的很多东西都是难解的谜。

“那中间的四点，是什么？”他好奇地问。

“花苞，雨滴，露水，眼泪……你想象成什么就是什么。”

茵说。

那四点究竟是什么呢？本杰明仍在琢磨。他一向承认自己的想象力不够丰富，但对做他这行的，想象力就像圣诞礼物的包装纸，精美，但在礼物被拆开后，就会被立即丢弃。

他终于推开了沉重的铁门，走进了监狱。监狱大厅的设置有些像话剧舞台：收审台在正面，左侧面是拘留室，右侧面是体检室，体检室旁有一架古董般的电梯，中间的一片空地专供演员活动。一身簇新的他，似乎成了今日的主演。他用目光搜索拘留室的铁笼，敏锐得像猎人搜索猎物。按惯例，早在一小时前，狱警就该把候审囚犯带出牢房，放到铁笼里，但那里空荡荡的，仿佛所有的囚犯都在一夜之间越狱潜逃。

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本杰明的搭档佩蒂半倚着收审台站着，正和两个无所事事的狱警聊天。佩蒂左手攥着一副锃亮的手铐，右手捧着特大号的星巴克咖啡纸杯。佩蒂是墨西哥裔，健壮得像得克萨斯草原上的母牛，皮肤油亮，让人联想到刚出炉的巧克力。佩蒂冲他咣当当地摇了摇手中的镣铐。

“嗨，‘蓝眼睛的本杰明’，你把自己搞得像个制服模特，要去约会吗？”佩蒂嬉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本杰明的父亲是白人，母亲是墨西哥裔，他天生一双蓝眼睛。他的同事大多是黑眼睛或棕眼睛，所以半妒半羨地送他绰号“蓝眼睛的本杰明”。

“别拿我开心了。”本杰明有些窘。

半年前，本杰明的搭档克里因不堪工作压力，得了精神抑郁症，含泪离职。查尔斯让佩蒂替补。查尔斯认为，“蓝眼睛的本杰明”脑子算聪明，可有时优柔寡断，和个性果断的佩蒂搭档再合适

不过。佩蒂在太阳城移民局算是老资格，但年过四十还是初级警察。她的丈夫凶蛮，有时甚至打得她鼻青脸肿，让她在同事间很失面子，按查尔斯的说法：“佩蒂办事利落，但毕竟是个女人，再强的女人也强不过男人。”

“这个叫‘茵’的囚犯怎么还没下楼？”本杰明问，特地把重音放到“囚犯”上。

“说是身体不太舒服，天知道，她玩什么把戏？”佩蒂耸了耸肩膀，呷了一大口咖啡，“我永远搞不懂这些中国人！二十年前，这里几乎没有中国人，现在突然间冒出一堆来！都是你，害得我也要办他们的案子！”

两年前，本杰明在西镇卧底，破获了88中餐馆偷渡案。西镇离太阳城大约一百英里，那里的移民案件都归太阳城移民局管理。克里出面，逮捕了88中餐馆的十二名非法移民。虽然一时疏忽让餐馆的老板、首犯福康逃脱，使本杰明屡次捶胸顿足，但两人还是得到了查尔斯的赏识。在办案期间，本杰明读了一本中国当代史，学了三句半中文，此后查尔斯总把中国人的案子派给他。

“你办了这么多年墨西哥人的案子，不觉得单调枯燥吗？”本杰明问。

“单调枯燥又怎么样？我不用伤脑筋！我懂他们的语言，知道怎么对付他们，急了，我还可以踢他们两脚！你的这个中国女囚犯，一副能被风吹跑的样子，我一脚能把她的腰踢断。”佩蒂一脸的不屑。

本杰明沉默了。也许佩蒂是对的，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确伤脑筋，而茵的案子，伤的不只是脑筋，还有心脏。

几天前，本杰明结束了在加州为期三个月的警察培训。刚回到移民局，就被查尔斯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查尔斯有一间看得见风景

的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两杆神气十足的猎枪。据说那是查尔斯曾祖父的遗物，曾被用来保护查尔斯家族在南得州的富裕庄园。

本杰明奉查尔斯为偶像，曾多次想象自己十年后坐到他的位置上。查尔斯常年戴牛仔帽，穿牛仔靴，威风，直率，在太阳城移民局，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他可翻云，也可覆雨。

查尔斯说：“西镇又出了个中国人的案子，你去处理一下。正好你回来了，不然我还不知道让谁办。”

“案犯叫什么？”

“名叫茵，姓夏。”

本杰明一震：“她是干什么的？”

“开个什么 88 美分店。”

果然是他认识的夏茵！他突然恐惧了起来，似乎墙上的两杆猎枪，同时把黑洞洞的枪口转向自己。

查尔斯接着说：“有人打来一个告密电话，茵的绿卡申请已经作废，她在美国非法滞留。”

“绿卡申请怎么会作废？”

“她丈夫替她申请的，不过后来他们离婚了。她隐瞒真相，险些就让她蒙混过了关……”

“我们有他们离婚的证据吗？”

“还没有，所以我要你去找，去调查，也好立案……”

“那么多偷渡移民都没抓，偏抓这么个有绿卡申请的……”本杰明低声说。

“你什么意思？”查尔斯严厉地看了他一眼，“有人举报，我就得处理！她是在西镇被抓的，你该见过她的，怎么会让她从你眼皮底下溜掉？”

“我不可能调查那里的每一个中国人。”本杰明替自己辩解。

受查尔斯之命，本杰明前来提押茵到太阳城移民局问话。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他反复设想与茵重逢的情景，但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发生在监狱中！设想，怎么拼得过红尘的力量？他似乎被骤然卷入一场意外的竞技，对输赢的结果一片茫然。如果茵承认自己从法律上已离婚，他就可以向查尔斯交差，或许还算立下一功。但他真想把茵交给移民法庭，看着她继续坐牢，经历一道道法律程序的折磨吗？

这时体检室的门被推开，茵出现了，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女狱警。茵缓缓地走过来，远远地看到本杰明，陡然一震，像被电棍击中了似的。本杰明感觉自己像一个魔术师，猝不及防的变脸使观众受了惊吓。在西镇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卫生局的检察员，现在却成了移民局的警察！茵快到本杰明和佩蒂面前时，女狱警指令她停下脚步，她听从了。

茵显然刚出浴不久，头发还湿漉漉的，肤色是受惊后的惨白，眼眶浮肿，像溺水后刚被拖上岸。神情落寞，又添一层囚犯式的沉郁。她并不抬眼看本杰明，但睫毛却分明在颤动，随时会被折断似的。她上身纯棉的白衬衣倒平整，透露出一贯的文雅和随意。下身的墨绿色棉布裤，是监狱发的，对她太宽肥了些。她右手上缠着一团白纱布，斑斑点点的血迹仍默默渗出。

“怎么这么晚？”佩蒂不满地问。

“去看狱医了。”女狱警回答。她二十出头的年纪，身材单薄，皮肤白得有些病态，倒像也在坐牢似的，神情严肃得近乎滑稽。

“她的手是怎么回事？”本杰明问。

“砸门砸的。”女狱警耸耸肩膀说，“她是一进宫，文化休克，和同牢房的囚犯闹矛盾，整天神经兮兮、哭哭啼啼的，我一气之下把她关进了单人间……”



“单人间?!”本杰明不由得惊叫起来。

“就是没有窗户的那种……每天只能出来十五分钟洗个澡……”

本杰明不客气地打断了她：“我知道什么叫‘单人间’!”

“她受不了，砸门想要出去……我才不理她，结果她把自己的手搞成这个倒霉样子……”

“医生怎么说？没骨折吧？”本杰明接着问。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这不是她看医生的原因，”女狱警轻描淡写地说，“她怀孕了。”

本杰明一惊，心狂跳起来，怀孕了?! 谁的孩子？他把探询的目光转向茵。

茵并没有抬头迎接他的目光，只画中人般默立着。

“怎么才发现？”佩蒂问。

戴眼镜的狱警说：“起初她不知道，没来那个，还以为因为坐牢受了惊吓，直到上个星期开始呕吐……今天早晨吐得更厉害了，就央求我去看医生……”

“几个月了？”佩蒂问。

“三个多月了。”仍是女狱警替茵回答，“医生说她的身体状况不太稳定，建议让她今天休息，不要押到移民局问话了。”

“这我们可做不了主，”佩蒂翻着眼白，“我们得问老板。”

按理说，茵的案子归本杰明管，他该向查尔斯请示，但他突然怯懦了起来。“你打个电话给查尔斯，好吗？”他对佩蒂说。

佩蒂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走到拘留室旁去打电话。本杰明一时无语，就和茵相对僵立着。他意识到茵自从走出体检室，还没说过一句话。即使他拔出腰间的手枪，向天空扣动扳机，也穿不透茵的沉默。在监狱大厅里的这一刻静寂中，他似乎听到了茵腹中胎儿的心跳。

过了几分钟，佩蒂回来了，摇摇头：“老板发话了，按原计划进行！”

“那好吧。”女狱警耸耸肩膀，“She is all yours! (她全归你们了!)”

She is all yours! 本杰明暗自品味这句话，茵归了他吗？哪一个猎物愿意归属猎人？

茵无声地把双手递给了佩蒂。佩蒂把咖啡杯丢进垃圾箱，利落地给茵戴上手铐，见本杰明仍站在原地发呆，说：“还愣着干什么？走呀！”

本杰明麻木地跟随在佩蒂和茵的身后，走进了地下停车场。停车场里灯光幽暗，使他一时无法适应。半小时前还熟门熟路的每一条通道，此刻竟变成了迷宫中的曲径。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茵白色的背影。在她的身体中，一个小生命正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期望，热切地生长着，偏偏在这致命的时候！

二

本杰明开动囚车，转瞬就上了高速公路。天地骤然宽旷，他原本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大片大片的阳光明灿灿地扑过来，似乎霎时驱散了监狱留在眼底的阴影。

他喜欢开车。自十六岁那年拿到驾照，便行不离车。当上警察之后，在外办案，追踪罪犯，更是长年在路上奔波。母亲索尼娅叫他“公路之子”，他倒觉得“孤星之子”更准确些。得州州旗上只有一颗星，所以得州有个酷酷的别名：孤星州。得州是美国唯一一个有权独立的州，但他认为，独立，不是得克萨斯人的向往，因为得克萨斯人比“纽约客”更代表美国精神，要承担改变美国的责任，现任的美国总统，在得州土生土长的乔治·布什不就是典范吗？



窗外，牧场连天，偶尔，一两幢白墙绿顶的房屋会闪过。此刻，看到这些房屋，茵会有什么感想呢？本杰明揣测着。

囚车是封闭式的，被一张铁网隔成两节，头一节里坐着提押者本杰明和佩蒂，后一节坐着在押者茵。

一张铁网，分割出两个世界，但茵呼出的温热气息，似乎伸出无数支细小的手臂，几乎要拥抱住他的肩背了……

本杰明第一次见到茵，是在西镇。

太阳城移民局抓走 88 中餐馆的非法员工后，就勒令餐馆关门了。本杰明原本申请结束卧底，但另一家大型中餐馆即将开张，还有一家香港人的工厂也雇佣许多非法员工，查尔斯就让他继续留在西镇。大半年过去，餐馆的房子仍无人租用，而本杰明的母亲索尼娅，作为此处房产多年的代理人，一直希望能找到租户。

那天索尼娅打电话给他，说一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女子和她预约见面，要看一下原 88 中餐馆。可惜到了约定的时间，她的高血压病复发，头晕目眩，只好求本杰明替她出面。

本杰明是索尼娅的独子。索尼娅认识本杰明的父亲亚瑟，是在一场持续三天的露天音乐会中。那是她生活中最 High（兴奋）的三天。整日唱歌、跳舞、喝酒，晚上睡搭在公园里的帐篷。本杰明是狂欢的纪念品。索尼娅和亚瑟奉子成婚，可亚瑟一直顽强地保持着疯狂单身汉的风格：酗酒、吸毒、泡妞，带回家的永远只有数目惊人的信用卡账单……在本杰明九岁那年，索尼娅和亚瑟离了婚。在整个离婚的过程中，小本杰明是索尼娅坚决的支持者。亚瑟让他蒙羞，而任何让他蒙羞的人都应该从他的生活中消失，那时他已然认定了这个原则。索尼娅离婚后，有过两段同居关系，一段维持了三年，一段延续了八年。当第二段同居关系结束后，她开始迷恋甜食，体重迅速翻了倍，健康每况愈下。本杰明常阻止她暴食甜点，